

别让劣质「霸总」微短剧乱「霸屏」

□何勇海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连续发布两个管理提示，对于当前在中老年题材和所谓“霸总”题材微短剧创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进行及时提示和规范，推动微短剧创作持续向上、向善、向美。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提出了加强对“霸总”微短剧管理的具体要求，那就是要压缩数量、提升质量，不以“霸总”之类的字眼作为片名吸睛引流。

“霸道总裁”概念出自网络小说的特定类型“总裁文”，后又出现于一些影视剧，多金、腹黑、霸道、偶尔虐恋情深的“霸总”形象让不少读者或观众着迷。随着网络微短剧风行，“霸总”又迅速占领微短剧领域，以此为主题的微短剧呈现井喷式增长。以企业家群体作为故事主角创作微短剧并非不可，然而，由于拍摄门槛较低，审核标准也不如影视剧严格，不少“霸总”微短剧为了追求刺激和新奇，用写实的外衣包裹荒诞不经的故事，反而有歪解企业家精神之嫌，存在价值观导向不正确、脱离生活实际和现实逻辑、过度娱乐化等诸多问题。

“霸总”微短剧频繁出现，像豪门婚恋、权力游戏、金钱至上等情节，似乎暗示着财富与权力才是成功与幸福的唯一标准。而且，这类微短剧往往宣扬的是攀附权贵、豪门、富豪的婚恋观，为受众打造出的是爱情与金钱双丰收的美梦。在这种剧情的冲击和情感的刺激下，一些受众有可能丧失个人的自主性和进取心，充满对爱情、权力和金钱的幻想。一些女性沉溺在“霸总遇上我”“被霸总爱上”等对于婚姻的想象中，对现实失望甚至逃避现实。这种价值导向还容易误导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导致他们对金钱、婚姻、权力等形成错误认知。

此番广电总局出手规范“霸总”微短剧，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公序良俗的价值观尤其是婚恋观不被带偏，引导积极向上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这类微短剧继续影响观众对真实社会和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误解，避免这类微短剧继续损害企业家的群体形象。与此同时，加强管理规范也是为了防止“霸总”微短剧继续拉低微短剧的整体质量。

对于微短剧创作者而言，要端正价值观，坚守创作底线，不能为了流量毫无下限，忽视对观众心灵、社会风气的影响。要接近、了解、研究企业家群体，以他们的实际生活为素材，并进行价值提炼和审美升华。要牢记微短剧再短，也是作用于精神领域的文化产品，要为社会带来更加积极的文化引导，这样才更有生命力。

按照广电总局的规定，自今年6月起，微短剧需按投资额分类分层审核，未经备案的作品不得上网传播。各地相关部门要对需要部门审核的“重点微短剧”和“普通微短剧”严格把关，加强调控；要主动设置议题，积极引导扶持创作传播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真实、理性且有深度的微短剧。对平台自审的“其他微短剧”，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强巡查监督，督促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提高审核把关能力，不给“利”字当头、无底线地输出错误价值观的“霸总”微短剧以生存机会。



中国人对香料的钟爱由来已久。

屈原《离骚》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江离”“辟芷”“秋兰”，体现了香料亦承载着古人美好品行德性的向往与追求。《尚书·君陈》中“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的描述，更是将香料的馨香比作良好的政治治理及其带来的美好声誉，赋予了它极高的文化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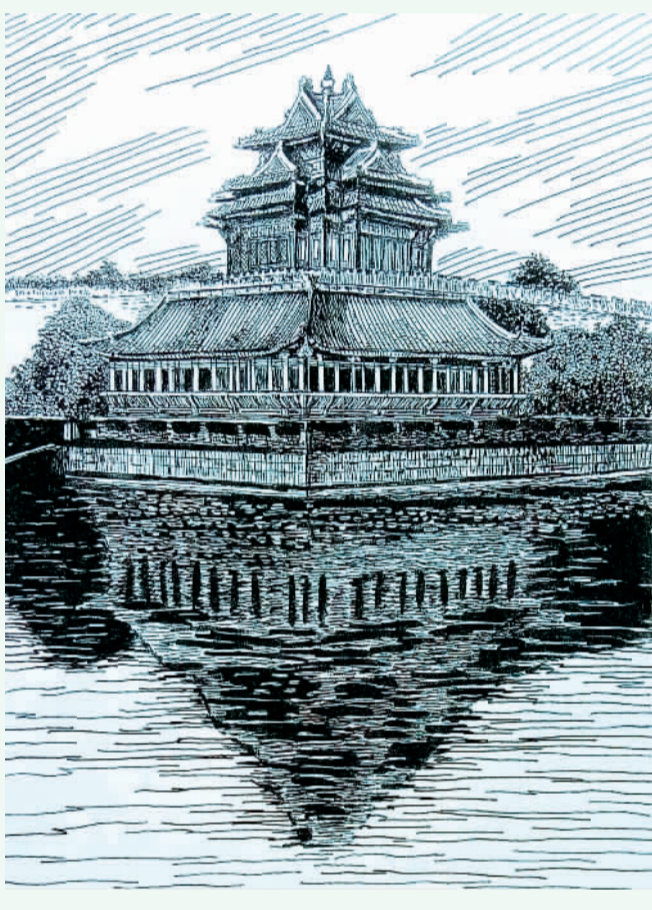
这不禁引人遐想，作为一种鼻尖上的艺术，香料的使用究竟是从何源起，又承载了哪些情感与哲思。

据史料记载，自神农尝百草起，人们便有了从自然界中采集兰、蕙、薷、郁等香草，用来佩戴或煮汤以驱虫疫的智慧。而香料作为仪式用品的滥觞，可追溯至史前六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

先民们在祭祀时点燃具有香气的草木，焚烧产生的香烟直冲云天，达到神灵所在，以示“上达天听”沟通天地。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尚书·舜典》中提及，舜在接受尧的禅让时，燔柴祭祀，使上天知晓君王已经更替。《礼记》亦记载，“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彼时拿来烧的香料主要是一种具有清香气味的蒿草，名作“薰”，到了周代

祖国山河多壮美

故宫角楼



王世安图

李清照词中的花样头饰

□刘 颖

嵌成花形的头饰。

“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词中提到的“辟寒金”，这是一种用金制成的发簪，名称的来源富有传奇色彩。据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七记载，三国魏明帝时期，昆明国进贡金鸟，用珍珠龟脑饲养后，经常能吐出米粒大小的金属。因其性畏寒，于是建“辟寒台”来安放，用其所吐之金铸成的发簪因此得名“辟寒金”。

每逢过节，宋代女性不仅要着盛装，头饰也更加精美独特。“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菩萨蛮·归鸿声断残云碧》）词中的“人胜”是指一种妇女头饰。人胜又叫彩胜、华胜等，是用五彩丝织品、彩纸剪出的花样或人形，高级的品种是金

箔镂空而成。南北朝宗懔编撰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人胜者，或剪彩或镂金箔为之，贴于屏上，或戴之。”农历正月初七是古老的汉族传统节日——人日，又称人节、人庆节等。传说女娲创世时，前六天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第七天造出人，因此初七为人类的生日。在人日这一天，有一项主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戴人胜”。

李清照有一首写元宵节的词，在下阙中追忆了年轻时在汴京正月十五那天盛装打扮的情景。词中写道：“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齐楚。”（《永遇乐·落日熔金》）铺翠冠儿是以翠羽装饰的帽子，雪柳是以素绢和银纸做成的头饰。这些物件均为北宋元宵妇女时髦的装饰品。

李清照还喜欢簪花。“醉里插花莫笑，可怜

春似人将老。”（《蝶恋花·上巳召亲族》）这里的插花就是簪花，是指在头发或头冠上佩戴着各种各样的鲜花。在唐朝，簪花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到了宋朝更是达到了巅峰。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男女老幼，簪花已然成为最流行的装饰风尚之一。宋代女子有四季簪花之俗，以花卉为装饰亦为宋代头饰之特色。

在众多花卉中，李清照对梅花情有独钟，常常佩戴。“睡起犹微寒，梅花鬓上残。”（《菩萨蛮·风柔雨薄春犹早》）“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这些词都写到了她将梅花插在鬓角作为装饰。

李清照最有情趣的簪花词当数《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词作通过描写买花、赏花、戴花、比花的过程，生动地表现了新婚燕尔的李清照天真烂漫的品性、爱美的欲望和好胜的心理。

小雪大雪又一年。又到了一年之中降雪较为集中的时节，有些地方已经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古人对雪的称谓十分丰富，在林林总总的赏雪咏雪诗中，以节令物候、雪的形态以及各种比喻称之，出现了许多颇有韵味的雅称。

雪，洁白无瑕，晶莹如玉，故古人多以“琼”字称之。如“琼花”，宋代诗人杨万里在《观雪》里吟道：“落尽琼花天不惜，封它梅蕊玉无香。”将雪喻为琼花，轻柔曼舞，如寒梅在空中飘洒；再如“琼芳”，唐代诗人李贺在《杂曲歌辞》中云：“官城回廊净无光，白天碎碎堕琼芳。”将雪花比作琼芳，宛若妙龄女子的芳名，清婉而纯洁。此外，还有琼英、琼苞、琼瑶、碎琼之称。当然，也有直接以“玉”呼之的，如玉蕊、玉絮、玉蝶、玉花、玉龙、玉妃、玉沙、玉鸾，不胜枚举。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雪花多是六边对称的片状雪晶。西汉韩婴所著《韩诗外传》中云：“凡草木之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因雪花像六瓣的小白花，古人还把雪花称作“六出花”“六处”“六花”，如唐代诗人高骈《对雪》“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宋代文学家楼钥《谢林景思和韵》“黄昏门外六花飞，困倚胡床醉不知”，元代曲作家白朴《天净沙·冬》“门前六出花飞，樽前万事休提，为问东君消息”。雪还有一个奇特之称，即“犬吠”，更有成语“粤犬吠雪”，意为岭南一带很少下雪，狗看见下雪惊讶地汪汪吠叫，引申为少见多怪。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记载：“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吠，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故此，“犬吠”成了岭南地区雪的别名。

此外，有以“凝雨”喻雪的，如南朝诗人沈约的《雪赋》云：“独有凝雨姿，贞观而无殉。”还有以“寒酥”比喻雪花的，如明代文学家徐渭的诗句：“一行分向朱门屋，误落寒酥点羊肉。”“朝来试看青枝上，几朵寒酥未肯消。”雪还有瑞白、素尘、积素、仙藻、雨冻、冰霰、璇花、青盐、素液、铅粉等别称，真是五花八门，各显千秋。

雪的雅称知多少

□刘琪瑞

漫谈鼻尖上的香韵

□曹 敏

又有了薰加脂、黍稷一起点燃的习俗，旨在焦香四溢，神人共鉴。

除却祭祀酬神之用，香料还是古代中国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研究认为“室内熏香”的习俗迟至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古文书记载，古人起初燃茅香为薰，茅香是一种状如茅而香的薰草，但因茅香香气不甚浓郁，于是“舶来品”树脂香以及产于苏门答腊岛南海岸的龙脑香和产于西域的苏合香渐受青睐。周代至汉代的临淄城所在地、“战国七雄”之一齐国的国都山东临淄，出土有两件珍贵的“鎏金熏炉”，即一种专门用来熏烧树脂类香料的燃香之器。其炉身较深，以便于在下部盛炭火，树脂香料则置于其上，使之徐徐发烟。

及至汉武帝年间，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中原大地带来了西域的异香，传统的熏香从材质到使用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香料品种增多、香料贸易繁荣，用香之风在贵族阶层之间盛行，成为社会地位和个人品位的象征。除

却室内熏香外，人们还佩戴香囊、插戴香草、沐浴香汤，熏香的目的从最初的净化环境、驱疫避邪，转变为提升个人魅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汉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熏炉、熏球为代表的燃香之器，马王堆汉墓中更是发现了花椒、茅香、佩兰、高良姜等9种香料标本，再度证实香料的使用在当时的皇室和贵族阶层间已趋于流行。

隋唐时期，香料使用的普及程度与日俱增。随着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诸如阿魏、没药、白附子等异域香料相继传入中原大地。这一时期，用香不再只是贵族阶层的特权，亦逐渐融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香品也根据用途的不同有了更完备细致的分类，厅堂用堂炉、供炉，卧室有卧炉、熏球，文房设文炉、琴炉，此外“隔火熏香”的深腔香炉亦是此时期出现。随着香料的使用在国内广泛盛行，用香熏香不再只是祭祀仪式、宗教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文人雅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见证着社会

风尚的变迁和多元文化的交融。

宋元之际，外邦进贡的香料规模十分庞大，乳香、龙脑香等名品香料日渐普及于世，香料的提取与配比技术也日臻完善，使得香料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香道艺术亦迈入了精致化的新阶段，文人雅士之间也时常以香为题举办“课香”“香席”集会，将“香韵”融入文艺生活。这一时期的香料应用，不仅体现出经济社会的昌盛，更透露出人们对生活情趣的雅致追求。

及至明清，线香制作技术成熟定型，线香的使用已是“家常便饭”，香料既保留了其以往奢华的传统风格，又随商品经济的兴盛与市民阶层的兴起，诞生了能够适应“下沉市场”、融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各种创新形式，注重品质与审美的“香料消费”愈发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历经岁月洗礼、跨越时空界限，如今这道香韵已然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代代相承、经久不息的一部分。六千年前，先民播祀天地；六千年后，我们透过鼻尖上的香韵对话历史，得以更真切地领略先民对美好生活的深厚情感与不懈追求，更深刻地体会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以及那一股令人神往的东方魅力。

Z世代说支解字

为“理想中的自己”买单，值吗？

□王欣雨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买了健身房年卡和一整套昂贵的运动装备，幻想着自己变成健美达人，后来却因工作忙碌和缺乏坚持，一次都没去过健身房。

买下口袋相机，以为可以像生活博主一样拍摄美景、记录生活，结果发现自己的生活除了工位就是床铺，最后只能将相机封存在抽屉。

为了一件设计师大衣砸下重金，幻想自己成为时尚达人，然而只穿了一次就发现它并不适合日常通勤，平时穿的依旧是那件便宜舒适的外套……

“双11”“双12”等购物节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比起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更令人“扎心”的是买回来的东西用不了几次就都放在家里“吃灰”了。有网友对这种购物经历进行了精准的概括——“幻想税”。

所谓“幻想税”，指的是消费者为了追求理想化的生活而产生的额外支出，这种消费行为往往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幻想，而非实际需求。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我们渴望拥有更好的生活，更高的品质，更多的自由，但又不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和时间，于是通过购买某些商品或服务来获得

心理上的满足感和期待感。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改变，并不能“幻想成真”。在收获了短暂的“拆快递式”的快乐后，“幻想”赋予它们的光环逐渐褪去，剩下的只是商品的实际功能，想真正发挥出用处，还要看人们如何使用它们。

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中，商家通过广告、社交媒体、影视作品等途径诱使人们产生消费需求，暗示购入某种商品就能实现某种美好愿景的观念，“如果我拥有了同款商品，也许就会像他一样热爱生活了”，哪怕这一消费需求和实现美好愿景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没有必然关联。

可是，交“幻想税”就一定是错吗？尽管没有发挥出某件物品的最大价值，保持追逐、探寻自己向往的生活也是交“幻想税”的“隐形利好”。许多人无法抵抗“幻想税”，或许只是希望在忙碌辛苦的生活中，给自己在变得更好、有更好生活的道路上，增加一点美好的期待和奖励。

但真正的幸福需要通过长期努力和自我实现来获得，不能用消费代替本该付出的努力。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更加理性和务实，才能走向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

漫画



王 锋 图

古代诗人的“晒娃日常”

□戚 舟

翻开卷卷诗词，通过文人们的“晒娃日常”，我们可见他们的教子之道。

“炫娃狂魔”，当属陆游。在他现存近千首诗词中，有两百多首都涉及教子主题。陆游从不硬邦邦地说教，而是主打一个“夸夸夸”。儿子病好了，他乐滋滋地写下《喜小儿病愈》：“喜见吾家玉雪儿，今朝竹马透廊檐。也知笠泽家风在，十岁能吟病起诗。”瞧瞧大诗人的心路：我儿战胜了病魔，得夸；我儿病中还能写诗，更得夸。

杜甫也是“夸夸派”的高手，尤其是对小儿骥子，恨不得直说“我娃天下第一好”。骥子才刚会说话，就知道主动跟客人问好，还会背自己的诗，杜甫赶紧写诗夸奖：“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春夏之交，在外的杜甫触景生情，想起茁壮成长的骥子，提笔就夸：“骥子春犹瘦，莺歌暖正繁。别

离春节，聪慧与谁论。”

陶渊明一生成就很高，但孩子竟没有一个聪敏好学的。对此，陶渊明显得有些无可奈何，选择接受了孩子们的平庸。他在《责子》一诗中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宋代词人黄庭坚说：“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语可观也”，点出了陶渊明乐观包容的教育理念。

苏轼在《洗儿戏作》中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人们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偏偏希望儿子当个笨小孩，最好是愚笨行事，收敛锋芒，这样才能顺风顺水。辛弃疾给儿子起名“铁

柱”，也写有一句“无灾无难公卿”，希望孩子将来不遭受挫折，平庸但平安就好。

元好问曾与后辈赏花后作诗《同儿辈赋未开海棠》：“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借此诗，元好问告诉孩子们不要与桃李争妍，而要像海棠花一样不骄不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他还曾写诗描绘了一位五岁小女孩学习吟诵诗歌的场景：“牙牙娇语总堪听，学念新诗似小茶。好个通家女兄弟，海棠红点紫兰芽。”

左思用一首《娇女诗》，生动展现了女儿们天真活泼、顽皮娇憨的神态，字里行间满是慈父的怜爱。长诗结尾“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幽默风趣，既写出了姐妹俩十足的娇气，又让人看到这位慈父板起面孔，故作严厉的神态，令人忍俊不禁。